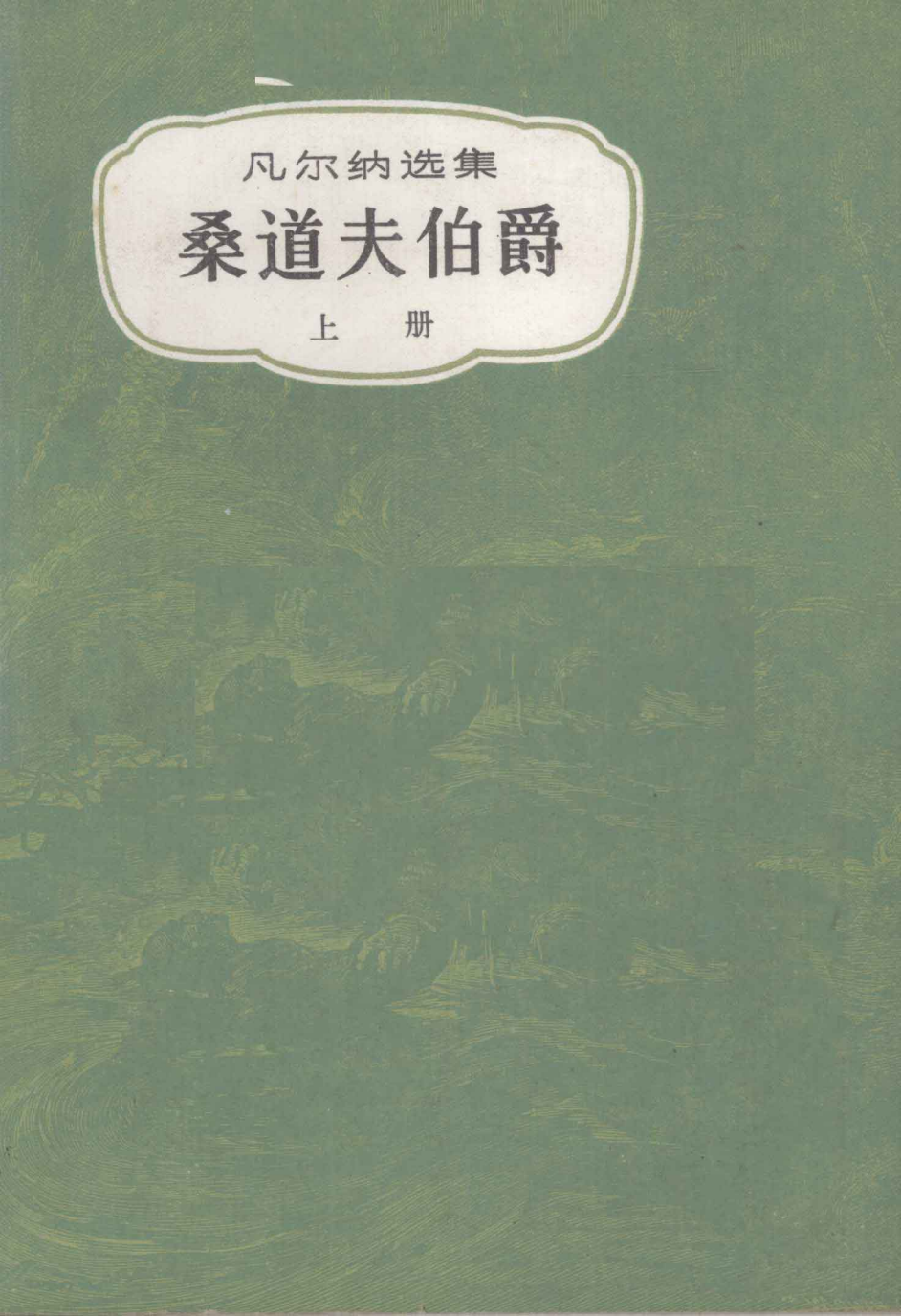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桑道夫伯爵

上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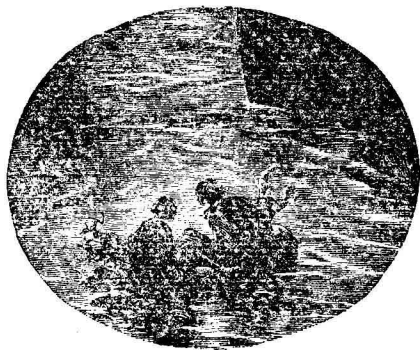


桑道夫伯爵

上册

儒勒·凡尔纳著

苏文平 杨远虎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小说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匈牙利人为摆脱奥地利统治者所进行的自治运动为背景。匈牙利贵族桑道夫伯爵领导的起义因被人告密而失败，他历经艰险才得以越狱逃生。

从此，桑道夫伯爵隐姓埋名开始了报恩复仇伸张正义的事业，几经周折终于严惩了告密者。

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这部作品是凡尔纳为纪念大仲马而作。

JULES VERNE
MATHIAS SANDORF
BIBLIOTHEQUE
D'EDUCAT ET DE RECREATION
J. HETZEL ET Cie,
18, RUE JACOB
PARIS 1885

给小仲马的信

我把这部书献给您，以纪念您的父亲，天才的小说家亚历山大·仲马。在书中，我试图把马蒂亚斯·桑道夫塑造成《奇异的漫游》丛书中的基度山伯爵。请您接受我这部书，以表示我对您的深厚友谊。

儒勒·凡尔纳

小仲马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

您把《桑道夫伯爵》这部书赠给我，对此美意我非常感动。星期五或星期六，我一回来就要拜读。您在献词中，十分恰当地把对我父亲的悼念和对我的友谊联系在一起。如果《基度山伯爵》的作者还活着的话，最使他兴奋的事，莫过于阅读您的插上想象力翅膀的作品了。您的作品是那样的光辉闪烁，新颖独特，具有迷人的魅力。您同我父亲在文学上的亲缘关系是如此明显，以致就文学而言，您的风格比我更象我的父亲。

感谢您的持久友谊，并再次热烈地表示对您的永恒友情。

小仲马

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目 次

第 一 部

第一章	信 鸽·····	1
第二章	桑道夫伯爵·····	21
第三章	多隆达银行·····	33
第四章	密 码 信·····	49
第五章	审判前后·····	65
第六章	毕齐诺城堡主塔楼·····	83
第七章	福伊巴激流·····	97
第八章	渔夫费拉托一家·····	116
第九章	殊死的斗争·····	132

第 二 部

第一章	白佳德和马迪夫·····	141
第二章	轮 船 下 水·····	154
第三章	安泰基特大夫·····	167
第四章	寡妇巴托里夫人·····	183
第五章	几起意外事件·····	201
第六章	科托尔河口·····	221
第七章	复 杂 化·····	238
第八章	在斯特拉顿大街相遇·····	252

第一部

第一章

信 鸽

依利黎的都城的里雅斯特，分为迥然不同的两部分：新兴的港湾城市特西安斯诺，富饶而美丽，人们在港湾里开发着海底资源；而旧城却建筑零乱，贫穷破落，挤在科尔索河和卡斯特山之间。新旧两城以河为界。卡斯特山顶矗立着一座城堡，显得格外美丽。

的里雅斯特港外是商卡洛大堤，堤旁经常停泊着商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成群结队，有时人数多得惊人。他们的衣服、裤子、背心或外衣，都没有口袋，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装的。

然而，一八六七年五月十八日那天，也许有人注意到，游民中间有两个衣着稍好的人。说他们钱多得难受，倒不见得，除非他们财运亨通。可是他们都是这种人：为了发横财，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两个人，一个叫萨卡尼，自称是的黎波里市人，一个叫齐罗纳，西西里人。他们在大堤上转游了十来趟之后，在堤的一端停下来。他们眺望的里雅斯特湾西部无边无际的大海，就象看到大海上出现了一条满载他们财富的轮船



他们在堤的一端停下来

一般！

“几点钟了？”齐罗纳用意大利语问道。他的伙伴萨卡尼说起意大利话来，就如操用地中海其它语言一样的熟练。

萨卡尼不吭声。

“哎！我真傻！不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了么，我们都忘了吃午饭了！”西西里人喊道。

这个港口隶属于奥匈帝国，所以奥地利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混居在一起。因此，尽管他们俩是异乡人，但是并不引人注目。何况他们两人都披着棕色的、垂到靴筒的斗篷，走起路来威风凛凛，没有人会想到他们是囊中空空的流浪者。

萨卡尼，二十五岁，比齐罗纳年轻。他中等个头，身材匀称，五官端正，举止文雅。他没有小名，就叫萨卡尼，因为他没有受过洗礼，很可能因为他是非洲人——的黎波里塔尼亚人或突尼斯人。他有棕褐色的皮肤，但他五官清秀，看上去更象白人，而不象黑人。

人不可貌相，萨卡尼就是一例。从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几乎很难发现他对社会的蔑视、厌恶和不满情绪。要很仔细地观察，才能透过他那五官端正的面部——又黑又美的眼睛，嗅觉敏锐的鼻子，小胡子下秀丽的嘴——看出他的阴险奸诈来。相貌学家们认为，任何骗子，不管他多么巧妙，都装不出好人来。在多数情况下，是说对了。可是，这种判断对萨卡尼却不适用。从他的外表看来，谁也猜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他过去干过什么。他并不象一般的骗子那样令人厌恶，因此更加危险。

萨卡尼有过什么样的童年？无人知道。无疑地，萨卡尼是个被人遗弃的儿童。他是怎样长大的，谁抚养的？他的童年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哪个穷乡僻壤度过的？又是在谁的照料下，使他多次战胜热带疾病而幸免一死？说实在的，谁也说不清楚，就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出来——因为他这个人，偶然出生在世，听凭命运摆布，漫无目的地生活。然而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并非没有受过某些教育。他周游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为了生计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地把钱弄到手。从这些经历中，他确实受到某种现实的教育。几年来，经过种种周折之后，他和的里雅斯特城最富的一家有了瓜葛，这就是银行家西拉斯·多隆达一家。

至于萨卡尼的伙伴意大利人齐罗纳，纯粹是个无法无天、干得出种种勾当的冒险家。他唯利是图。谁给的钱多，就为谁效劳，不管是什么差事。他是西西里岛人，三十多岁。他能出坏点子，也能接受坏点子，干起坏事来尤其内行。他出生在什么地方？要是他知道，他也许会说的。至于他在什么地方呆过，他是不会自愿说出来的。还是在西西里岛过流浪生活的时候，偶然的巧遇使他和萨卡尼拉上了关系。他们于是周游世界，试图通过合法的及不合法的手段，发一笔横财，摆脱两人的厄运。齐罗纳精神饱满，高个子，蓄有胡须，肤色深褐，黑毛茸茸。可是他那总是眯缝着眼睛，摇摇晃晃的脑壳，却很难掩饰他天生的一副奸诈相。不过，他总是话不绝口，竭力掩盖他的狡诈。他快活多于忧愁，一见面便能侃侃而谈，不象他的年轻伙伴那样拘谨

寡言。

那天，齐罗纳话却不多。显然，他在为午饭问题发愁。前一天晚上，在一个贫贱的小赌场里运气实在不佳，萨卡尼输得精光。两个人都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于是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们在商卡洛大堤上踟躅不前，不见财神爷降临，就决心到新城的大街小巷去找它。

在新城的广场、码头、人行道和港口外，在横贯新城的大运河两岸，七万意大利籍居民熙熙攘攘，来往奔忙，好一派热闹景象！当地居民操威尼斯语，来自各国的海员、商人、公务员讲的是德、法、英和斯拉夫语，彼此交往不受影响。但是在这样一个国际交往频繁的都市里，威尼斯语不能不受到外来语的影响。

如果说这座城市富有的话，却不能说街上的人都是富人。才不是呢！即使是最富裕的人，也比不上那些英国、亚美尼亚、希腊及犹太大商人。这些商人在的里雅斯特是第一流人物，他们的仆役之多，住房之豪华，不亚于奥匈帝国首都的显贵。闹市两旁高楼耸立，门户紧闭，里面堆满了进口的各种货物。这个港口是个自由港，在亚得里亚海深处，地理位置优越，贸易兴旺。可是有多少穷得要命的人，从早到晚在闹市区流浪，又有多少人没有吃午饭，看样子也吃不上晚饭，徘徊在大堤上！而欧洲最强大的奥地利劳埃德海运公司的船只却停泊在那里，正把来自五洲四海的大量货物卸下。总之，就象伦敦、利物浦、马赛、哈佛尔、安特卫普、里窝那一样，穷人真多！数以百计的穷人，在兵工厂附近混在豪富的船主中间，可是兵工厂是不准他们进去的，数以百

计的穷人聚集在交易所的广场上，而交易所的大门却永远不向他们开放；数以百计的穷人挤在商业部大楼的台阶前面，大楼里设有劳埃德海运公司的办公室、阅览室，海运公司同商业部进行着圆满的合作。

大城市特有的一个不幸阶级，蚁集在欧美各大海港，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从何处来？不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被抛弃的？也不知道。他们将在什么地方离开人世？连他们自己也不得而知。他们中间为数众多的是破落子弟，而且多数是外国人。象无主包裹似的，他们被火车和商船丢到城市里。他们把公共交通堵塞得水泄不通，警察赶也赶不走。

萨卡尼和齐罗纳，朝海湾那边的圣·泰勒莎高高的灯塔瞟了最后的一眼，离开大堤，顺着集镇剧院和广场中心公园之间的一条小道来到大广场，在查理六世塑像眼前的一个喷泉旁闲逛了一刻钟。喷泉池子是用邻近卡斯特山的石头砌成的。

这时，他们两个人朝左边走去。齐罗纳虎视眈眈地看着行人，流露出好象要拦路抢劫的欲望。正当交易所关门的时候，他们绕过了商业部巨大的方形建筑。

“交易所空空的……活象我们的腰包！”西西里人皮笑肉不笑，以为应该说话了。

萨卡尼漠不关心，似乎根本不屑去听这句不带劲的玩笑话。他的伙伴饿狼似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

这时他们穿过三角广场，利奥波尔德一世皇帝的半身铜像屹立在那里。齐罗纳吹了个闲逛的顽童爱吹的口哨，

惊飞了老交易所门廊底下咕咕叫的一群蓝鸽子。这群鸽子跟威尼斯市圣·马克广场上的总督宫之间的灰色鸽群一模一样。新旧两城之间的界河科尔索河从不远的地方流过，河身越来越宽。

一条宽阔的街道看上去并不豪华，一些商店招徕大量的顾客，门面却并不美观，说它象巴黎的意大利人街，倒不如说更象伦敦的摄政王大街，或者纽约市的百老汇大街。街上行人众多，熙来攘往，许多车辆从大广场涌向德拉·勒尼亚广场——这些名字说明这个城市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是何等之大。

如果说萨卡尼还装出一副对任何引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面孔的话，齐罗纳就不同了。他从每家商店门前经过时，没有不眼馋的，这是那些无钱买东西的人的特有表情。可是商店里，特别是食品店和酒店里，适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可真多，那里的啤酒倾销量在奥匈帝国所有的城市中名列前茅。

“科尔索河更饥更渴呀！”西西里人发表意见说。他的舌头象盗贼的呱嗒板一样，在干裂的两片嘴唇之间吧嗒作响。

这时两人走进左边的第一条街，沿着运河一直走到蓬多·罗索转桥，穿过桥，沿着能停泊巨轮的码头向上游走去。他们对那里的摊贩的叫卖毫不介意。走到圣安东尼奥教堂对面时，萨卡尼突然向右转弯。伙伴二话没说，后面紧紧跟上。他们再次过科尔索河，于是到了旧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游。这些街道狭窄难行，车辆不通，攀沿着卡斯特山坡

往上延伸，其走向正好使街道避开凛冽刺骨的东北风的吹袭。对于齐罗纳和萨卡尼——两个分文不名的人——大概旧城比豪华的新城更适于他们居住。

自从来到依利黎的首都之后，他们就住在桑达·玛丽亚·玛吉约教堂附近的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旅店老板看到，帐单上旅客欠款的数目与日俱增，直到如今还不付钱，就催促欠帐的旅客还债。为了避开这种索帐的尴尬局面，萨卡尼和齐罗纳穿过广场，围着利卡尔多门转游起来。

研究罗马的建筑古迹，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大街上冷冷清清，财运难逢。他们于是形影不离的开始顺着崎岖的山道往上攀行。这山道一直通到卡斯特山顶大教堂的平台上。

“爬到那上头，何苦呢！”齐罗纳嘟嘟囔囔，把短斗篷掖在腰带上。

说归说，他仍然寸步不离他的年轻伙伴。假如有人站在山脚下，就会看见他们沿着层层台阶往上攀登。十分钟过后，他们登上了平台，更感到渴、饿难忍。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的里雅斯特海湾辽阔无垠，和大海连成一片。海港里，渔船、汽船、货轮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整个城市，郊区，连同山上最新的楼房及分散在高地上的别墅，尽收眼底。可是，对这两个投机分子来说，这些景色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他们见过的美景太多了。何况，有多少次，当他们穷困潦倒、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这里散心！齐罗纳尤其不想观赏这些美景，要不是顺从萨卡尼，他宁肯在科尔索河一带豪华的商店前面闲逛呢！但是

又有什么办法？既然他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为了等待财运的降临，就必须等在这儿，多点耐心，少点急躁。

在通往平台的台阶尽头，圣·基督的拜占廷式大教堂附近，有一处围墙，里面是过去的墓地，成了今天的古物陈列场。坟墓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些古墓石的残块，横七竖八地躺在郁郁葱葱的树荫下。罗马的石碑，中世纪的长石柱，文艺复兴时期的种种建筑装璜碎块的灰迹清晰可见，还有那些玻璃般透明的立方体，都杂乱无章地立在草丛中。

围墙的门没有上锁，萨卡尼顺手一推就进去了。齐罗纳跟在后面，不胜悲伤地说：

“要是来这里自尽，倒是个好地方！”

“如果有人建议你自尽的话，你就……”萨卡尼话中带刺地说。

“哎呀！我的伙计，那，我可要拒绝的！只要十天中有一天过上好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仅如此，还会更好呢！”

“但愿意大利诸圣听到你的话，上帝知道，诸圣有好几百个呢！”

“还是走吧。”萨卡尼说。

两人顺着两排骨灰瓮中间的半圆形小道往前走，看见一块躺在地上的罗曼式大型花窗，于是来到眼前，坐在上边。

他们沉默不语——萨卡尼倒无所谓，而他的伙伴齐罗纳则忍耐不住，打了两个哈欠之后，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天哪！左等右等，运气也不来，可我们还傻里傻

气地指望它呢！”

萨卡尼不吭声。

“到废墟中找红运，真见鬼！”齐罗纳又说。“怕是我们走错了路吧，我的伙计！莫非红运到坟地来找魔鬼不成？灵魂一旦离开了躯体，就不再需要走红运了。我要是死灵魂的话，别说吃饭晚一点，就是不吃，又有什么关系？咱们还是走吧！”

萨卡尼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他陷入了沉思，眼神迷惘，望着远方。

齐罗纳沉默了片刻，又不由自主地唠叨起来：

“萨卡尼，你知道我期望这个红运怎么出现吗？它今天怎么把我们两个老主顾给忘了！我盼望银行家的一个出纳员，带着装满钞票的公文包来到这儿，代表银行家交给我们，并且连声表示歉意，说，久等了，久等了！”

“听我说，齐罗纳，”萨卡尼双眉紧锁，说道，“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对西拉斯·多隆达不要抱任何希望了。”

“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贷款已经用完。我的最后要求又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糟糕！”

“糟透了！可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

“叫我说呀，你的钱花得精光，这是因为你有贷款！”齐罗纳说道，“人家凭什么给你贷款？还不是凭你精明能干，满腔热情地给银行家效了几次劳，做成了几笔难做的生意！所以我们刚到的里雅斯特的日子里，多隆达在出钱方面还

比较慷慨，并不是那么吝啬！但是，如果你抓不住他的把柄，如果你不软硬兼施，要想拿到贷款，恐怕是不可能的……”

“按说，本来就该这么着，”萨卡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要是那样，你也就用不着到处讨饭了！我们会好的，苍天有眼！我之所以没有抓多隆达的把柄，是因为时机没到。总有一天，我叫他把今天拒绝的，本利一齐还，并且要利上加利！我还想到，目前他家的生意有些难做，他在几家靠不住的企业中的资金又遭到损失。德国的柏林、慕尼黑的几家企业倒闭，象冲击波一样危及的里雅斯特。不管银行家说什么，反正这次我到他家时，看见他神情挺紧张！水越混越好……混水才好……”

“那当然好，”齐罗纳喊道，“可是等来等去，我们就得喝清水啦！萨卡尼，依我看，不妨到多隆达那里作一次最后的尝试！必须再一次砸开他的钱柜，至少要弄到一笔足够我们回到西西里用的路费。顺便经过马耳他……”

“到西西里干什么？”

“这个你就甭管了！当地情况我了如指掌，能从那儿带回一帮既勇敢又无偏见的马耳他伙伴，我们能干出了不起的事情呢！嘿，一帮凶神恶煞！在这儿没油水，我们就走，叫这个该死的银行家付路费！尽管我们对他的底细了解不多，这些就足以说明他并不希望我们呆在的里雅斯特。”

萨卡尼摇摇头，表示怀疑。

“快点吧！不能老这么下去了。我们都精疲力尽了！”齐罗纳又说。他站了起来，跺跺地，象对待不想养他的后娘

似的。

这时一只鸟在围墙外面艰难地飞翔，引起了齐罗纳的注意。这是一只疲惫不堪的鸽子，翅膀微微地煽动，渐渐地落下来。

在鸟类学的专业术语中，鸽子有一百七十七种。齐罗纳用不着知道这只鸽子属于哪一种，在他眼里，这只是一种能吃的东西。他打个手势告诉伙伴后，就虎视眈眈地盯住这鸽子。

显然，这鸽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它刚刚攀上大教堂的尖顶（教堂正门一侧是古代建筑，一座方形的塔楼），就往下落，落在圣徒朱斯特雕像的壁龛顶上。鸽爪软弱无力，没有抓住，一直飘落到教堂正面和塔楼夹角处古老圆柱的顶端。

萨卡尼沉默寡言，对鸽子的行踪几乎无动于衷。齐罗纳却一直盯住鸽子不放。这只从北方飞来的鸽子虽然已精疲力尽，但是鸽子的本能使它朝更远的目标飞去。它在天空中勾画出弧形的轨迹后，不得不重新停下，落在古坟地里低矮的树枝上。

齐罗纳决心抓住它，蹑手蹑脚地朝那棵树爬去。他很快地爬到了那棵长满节瘤的树旁边。从那儿，他举手便可得到鸽子了。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呆在那儿，仿佛一条狗，窥视着栖息在枝头上的猎物。

鸽子没有发觉这些，想再次起飞，但是它力不从心，刚飞出几步远就落到地上了。

齐罗纳一个箭步扑上去，把鸽子一下子抓在手里，前后也就是一秒钟的工夫。他想把这个小生命掐死，可是他突